

些輝煌的成就，我想必是薩先生心目中的新苗新樹了。薩先生不幸於戰後不久患癌症去世。所以，當我聽到最近有一位年輕的中國教授和蘭成病中談話，此景此情，彷彿舊鏡重映。只是此次發話者是蘭成，用他微弱的聲音，囑咐這二位青年拾起火炬，為科學努力，為中國重建加工。嗚呼，癌症又奪去了一位工程界及學術界的巨星！也許繼承者第一件要事是從速促進此症的治療法。

一百年前大批華僑來美參加築路，留下了國人刻苦耐勞的功績。第二次大戰前後，一批新華僑，參加高等學術研究和創造，贏得世人的重視，並為祖國儲才。蘭成兄是其中的一個先鋒。這是國家的光榮，也是交大的光榮。這批人才，內心中甚願補償抗戰中未能共甘苦的缺憾，常想在晚年返國加入建設。只是有幾位在美日久，對國情和語言不免隔膜，因此常被誤解，甚至引起不愉快的事件。目前人才回流，恐此種情況還不免要再發生。有見之士，希望能有適當的調度。

蘭成去世離十足年齡六十歲還有一個月。但在一般算法，他在今年新年已達花甲之年了。追悼會在

Lexington 的 Grace Chapel 舉行。嚴副總統和中央研究院錢院長輓電由吳總領事宣讀。作紀念演講者除二位牧師外有 MIT 電機系主任 Prof. Smullin

，李蕃教授，Chu Associates 經理 Mr. Fagan 及筆者四人。MIT 校長 Dr. Wiesner 及教授多人，廠中人員、波城友人、交大校友，到者逾一百五十人。由八位知友扶柩安葬於 Lexington Cemetery。也可算是死有哀榮了。

蘭成兄的遺屬，除夫人馮玉平女士外，尚有公子二人，元博、元厚（已婚）及女公子元明（Mrs. Carl B. Darley）暨孫二人，外孫一人。

（本文係七月廿八日在美追悼會講辭譯文）



悼朱蘭成學長

康寶煌

我認識朱蘭成學長，是在民國五十八年五月一日電信研究所成立，電研所奉交通部令聘請朱蘭成學長為顧問。那僅是一項榮譽義務職，沒有報酬，但朱學長每次回國，均事先排定日期，準時來所，於本所研究計劃的發展，研究人員的調配，以及研究設備的增添等，不辭辛勞，多所指示，其目的無非希望我國電信研究發展，在有限度的人力財力條件下，能够生根茁壯，有所成就。電研所與交通大學及臺灣大學之間，過去及現在均訂有專題合作研究契約，每次相互間舉行學術性討論會時，只要事前邀請，朱學長無不準時出席，臨場指導，此種負責態度，對於國家科學與技術的發展，人才的培植，可說已盡其個人最大的貢獻與努力，而本所對朱顧問，除了蒞所時一客速簡餐之外，物質上一無酬報，虧欠實多。電信研究所至今尚無一間可以留客的招待所，因此朱學長每次都是匆匆的來去，除公務外，語不及私。朱學長每次到臺北

，不但日間忙於奔走，促進國內學術發展，即使在晚上，亦因臨時想到問題，常利用電話相互談論，每次

談話有時竟長達半小時而不感疲倦，其為國發展科技的熱心，和治事認真的態度，實值得吾人衷心欽佩。本（六十二）年五月底某晚，我在臺北家中，接到他從石門水庫中山科學研究院打來的電話，其時已覺其聲音嘶啞，幾乎難於辨認，但我知道是朱學長，他告訴我患感冒，希望我去看他。次日一早，我驅車前往他的住處，地點在石門水庫管理局的對面，一幢木造西式房屋，據說以前係水庫工程處高級人員所住，新經修葺，環境頗為幽靜。我到達時他已起床，正進早餐，視其所食，僅罐頭牛乳加開水，及冷麵包數片而已，據告，因患胃病及感冒，三餐都是如此。寓所遠離塵囂，最適清談，承見告其平生抱負，來臺灣之理想，及今後打算，甚為詳盡，使我對朱學長有進一步之瞭解，敘述其大概如後：

朱學長在獲得博士學位之後，進入麻省理工學院附設之 Radiation Laboratory 擔任研究工作，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，遂致力於微波導波管及微波天線的研究，有所發明，迅即為美國軍方所採用，

對歐洲戰爭的結束，有重大貢獻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之後，在美國自設工廠，專門製造微波天線（按美國太空計劃中人造衛星所用天線，大部份為該廠所設計承造）營業良好，獲利頗豐，故朱學長在五十不到強壯之年，已是功成名就，聞名於環球學術界。惟朱學長一生獻身學術，造福人羣，而其家庭生活，則不甚美滿，故在十年之前，即有獻身自由祖國，尋求精神歸宿的打算。民國五十四年夏，初度來臺，以後每年寒暑假，均自費返國，協助各學校及本所，推動研究工作，其熱愛祖國的赤誠，令人十分感動。

電信研究所成立至今尚不到五年，歷史短淺，人才與設備均未充實，承朱學長的協調，得交通大學、臺灣大學，及中山科學研究院之助頗多。各項研究計劃，因朱學長的協調，而不致重複浪費，加以本所研究人員大多來自臺大、交大、及成大等研究所，由於各校均與本所有合作研究計劃，其畢業生在前來本所之前，已有準備，研究工作得以銜接，使本所研究計劃得以加速開展，受賜於朱學長之助力實多。

朱學長賦性率實，一件事到他手裡，他認為大前提是正確的，於國家於事業是有益的，他一定不顧自己的得失毀譽，不考慮是否因此而開罪於人，勇往直前，竭力以赴，不達目的不止。此種治事精神，在西方社會裡，以及用在科學研究方面，成功是必然的，

這也就是他在學術界成功的原因，但在國內人情重於公誼的社會裡，這種做事方式就不一定行得通。

本年六月五日星期二上午，接到朱學長電話，告訴我己來臺北，即將返美，住帝后飯店（Empress Hotel）四〇三室，聲仍嘶啞，難於辨別。當晚大同工學院院長林挺生先生設宴為其餞行，邀煌作陪，六日上午十一時許赴機場，擬搭環球航空公司班機返美國，臨時因飛機延誤，返旅館休息，時朱學長形容極為憔悴，體力已不能支持，當即代為以電話與航空公司聯絡，洽詢正確起飛時刻，下午七時飛機起飛。臨別詢以未來計劃，承告將往哥倫布市（Columbus, Ohio）其女兒家休息一星期，然後回波士頓上班，寒假中仍將回祖國，繼續推動科技研究，並擬在石門水庫附近，購地建屋，為永久居留之計。不意七月廿六日噩耗傳來，始知臺北一別，竟成永訣。當此國家科學與技術正待發展，如朱學長此種不計私利，念念不忘為國家培植人才，以求加速發展我國科技之胸懷與抱負者，實不多見。以今日之醫學發達，朱學長應可再為國家貢獻其才智至少十年，然而天妒奇才，遽爾仙逝，我國科學界因此少一柱石，我電信研究所更此一導師。惟學長功德言行，將長留吾人記憶！悲夫！

朱蘭成學長協助新竹交大發展大事紀

五十四年 初來本校，與王兆振學長等擬訂大學部課程。

五十五年 協同美洲校友會商議協助發展新竹交大校務，並首捐基金，鼓勵校友返校任教。

五十六年 鍾皎光學長接長本校，朱學長籌議創設博士班。

五十七年 捐贈微波器材一批，來校協助首屆博士班招生，洽國家科學會加強電子科學研究，建議國科會指撥電子科學研究專款，獲國科會同意，因而本校在半導體及計算機方面得以展開研究工作。

五十八年 協助畢業生出國進修，並洽聘張宏奇、歐陽藻等學長返國任教。指導三位博士研究生課業。安排陳龍英、謝清俊等博士研究生在國外研究，並洽獲教育部同意國內博士研究生赴國外研究之辦法。代向西屋公司以廉價購置半導體設備。

五十九年 張俊彥獲本校博士學位，為我國第一位理工博士，係由朱學長全力促成。安排博士研究生褚冀良出國研究。

六十年 由美國國務院聘請來校任教，每年一學期，並協助規劃本校擴校計劃（六十年九月二日致美洲校友會函）並洽林肯實驗室捐助本校圖書六千冊。

六十一年 來校任教一學期，主持褚冀良、謝清俊、陳龍英等校友博士學位考試。

六十二年 來校任教一學期。